焦氏四書講錄

焦氏四書講錄論下卷之六

翰林修撰　濟園　焦竑　著
同年檢討　龍華　敖文禎　校

先進第十一篇

曰先進於禮樂章

先進是周文武成康之時後進是周末之時禮樂所該者廣上而宗廟朝廷下而州里鄉黨大而冠昏喪祭小而食息起居莫不有之者禮是天理之節文行得從容不迫便是與先進之禮樂文質得宜也時人却以爲野人後進之禮樂文勝其質也時人却以爲君子則其所用者從後進而不先進矣君子野人之評關緊不小孔子從先進便有移風易俗撥亂

世道之意○如用之就眼前說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若說他日得位則此時可以不用禮樂乎況夫子得位又將損益百王之禮樂以立萬世常行之道也豈特從周之先進而已乎○從先進是敦本有本亦自有文雖或文不足卻真意尚存不害於理若專尚文則真心日微而彼此愚弄五倫交際總作扮戲子上場矣天下幾何而不亂哉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節

從我於陳蔡者此時不及門或死傷或散歸或出仕皆不可知也○問天生夫子之聖何以又厄之於陳蔡曰天地亦厄於晦冥日月亦厄於薄蝕山川亦厄於崩竭聖賢生而肖天地之象稟日月之光鍾山川之秀其能免于厄乎

德行顏淵閔子騫節

顏淵以下十人皆是從於陳蔡者記者因夫子追思故以此實之見得夫子所思者是思此等人也○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是因此十人各有所長而分科以記之無品第高下之意○十人的資質不同學力又不同故有四科之別然唯德行一科最高言語政事文學無所不該也○師於弟子名之而不字此處皆字之故知爲記者之詞耳

子曰回也非助我章

此深嘉顏子悟道之妙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只一直說下不可說是以下句明上句說字要說得深或以慊然聽受認之非也蓋此說字直是心領神會渾融浹洽所以爲妙悟夫子

所以喜之並無若憾之意〇問夫子果以相助望弟子否陽明子曰此亦是實話道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的言語本自周遍但有問難的人被他一難發揮得愈加精神豈不好顏子聞一知十既無所問難則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了此固可見顏子心領神會之學亦可見聖人望道未見之誠矣

子曰孝哉閔子騫章

閔子稱字恐是記者之誤〇人不間於父母兄弟之言正見其孝不是孝之實父母兄弟猶或溺於私愛難必其爲公論人皆以孝稱之而無間於父母兄弟則其論公矣〇閔子蚤喪母父再娶生二子繼母以蘆花衣子騫父覺而欲逐之子

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得免遂遂成慈母孝哉之稱夫子因其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不然聖門之孝者二子騫哉

南容三復白圭章

南容初以富得罪於定公夫子曰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容因之而施散及從夫子至周聞老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遂三復白圭○三復白圭是日日常常誦此不止一月誦三遍要重謹言意○妻以兄子者容之賢既有所試兄之子久適其時耳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章

有顏回者好學只空空說必待能問之意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章

顏路欲以椁葬顏子雖是父子之情然貧而厚葬却不是禮請於夫子既不以禮望師責及命車又不以禮尊君何也夫子不許顏路之請恐其以爲吝也乃以向之葬鯉者釋之曰人之子才不才雖不同然以父視之則皆子也生同其愛死同其傷不以才而加厚不以不才而薄之者然則汝之於回亦猶我之於鯉也鯉死之時有棺而無椁吾未嘗徒行而買車以爲之椁蓋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無車而徒行也向既不舍車於鯉今安得舍車於回是非吝於回也吝於回則亦吝於鯉矣鯉吾之子也而忍爲一車之吝乎○大夫不可徒行重命車上惟其不可徒行故居以此車命之也命車豈可以與人而鬻之市也

顏淵死子曰噫章

夫子於顏子全是爲道而悲天字莫輕看過見得顏子死而道絕喪天實爲之也○回何敢死子在故也天喪予回死故也孔顏眞一體者矣○顏子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然則聖門之弟子顏子而下子路其可少乎

顏淵死子哭之慟章

夫子哭顏子是爲道而哭故至於慟○從者曰子慟矣是提醒夫子之意欲其節哀而不至於傷也○顏子之喪饋祥肉夫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夫始而慟哭者哀之正也終而彈琴食肉者哀之節也聖人中和之氣此亦可以觀矣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章

門人厚葬之一偪顏子於非禮之地一偪夫子於不得從子

之視夫子責之乃是教戒之意非自爲脫誇之說也〇天下之情有厚之而薄者有薄之而厚者子弟與鄉人皆在席觴酒豆肉必先鄉人而後子弟豈其厚於疎而薄於親乎蓋疎則相訝親則相恕其待鄉人以物至而情不至所謂厚之而薄者也其待子弟物不至而情至所謂薄之而厚者也厚塟之不許夫子豈以子弟待顔子而不以鄉人待之矣夫人情相與至於無間則用之不喜不用不慍與之不辭不與不怨夫子於顔子固曠然形骸之外者死而有知顔子亦必不於形骸之内索夫子也肯以厚塟之非我而爲薄哉

季路問事鬼神章

夫子於子路之問不是不告他已是告之了未能事人焉能

事鬼事人之道便是事鬼之道總只是一箇誠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也求知生爲知死知生之道便是知死之道總只是一箇氣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矣○看來子路問死是問何以死也若云氣散而死之死愚夫愚婦亦知得子路乃獨不知而問乎○學者須知得自己有生處天之賦形於我者何如賦性於我者何如我有此形當何處用我有此性當何處作爲須要如若子存之以異於禽獸者方謂之知生知所以生而順便知所以死而安夫子嘗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此知死之說也皆只教子路知箇血氣之生則其知能淺淺哉

閔子侍側章

閔子子路冉有子貢俱侍側誾誾侃侃行行俱是氣象誾誾

是剛氣不露而和氣發見侃侃是剛氣稍見而和氣不足行行則全是剛氣而無一些和氣也○子樂正是朋來之樂蓋有此負道之器者施之便可傳而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吾之性分方盡故樂甚性分上有一毫未盡便不是參贊天地之全能矣能樂乎○呂氏云學者須先理會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此語最好且莫說聖賢只如一人到面前動作粗疎談論無序縱有甚誠意亦不能入人爲是氣象不好了若舉止從容論議簡要氣象好了時縱無甚誠意動人人也不敢輕他以此知氣象要先理會也○理會氣象無過是習伊川子曰人只是一箇習今看貴戚自有一般氣象儒臣又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箇習耳

由也不得其死莫露行行安行行是說者之詞且亦足就好康說○夫子危子路有取死之理亦是愛之之意不是惡他子路若即此而善反使夫子之言不中上也爲義而仕以義而死雖中夫子之言而亦不謂之不得其死也顧乃死於衞輒之難眞其不得其死者矣○鳥之巢旋葉者倏然而風颺折而巢壞不得其所故也稷蟒不攻社鼠不熏得其所故也子路之於輒伯喈之於卓子雲之於莽文若之於操皆不得其死所焉即稷蟒社鼠竊笑之矣吁可惜哉

魯人爲長府章

魯人爲長府是撤舊而更新閔子以其勞民傷財故諷之云仍舊貫亦好雖不改作便如何亦未見其有害也然則何必

改作乎○改作之要不得已可也即不得已仁者猶爲之不忍而况于得已者乎哉

高皇帝臨濠之役不得已也且曰憂人者體其心愛人者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其疾苦凡有興作未免資力於軍民土木之功亦其難焦朕進一膳即思天下軍民之饑服一衣即思天下軍民之寒臨濠造作者可加給衣米庶不至於饑寒仁哉聖人之心不得已者且若是也得已者忍爲之乎

列聖相承無一蹈長府之轍者豈非聖人作法之善而何以致此哉

夫人不言謂此人不言則已言則必中理也長府之不必改作者人亦能言之但未必能如閔子之言雍容而簡當故夫子獨取之耳有德者必有言也信哉

由之瑟章

人於音樂最不容偽爲所謂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者夫子此處不專爲子路之鼓瑟發是要他從心上做工夫○子路嘗鼓琴夫子聞之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城故舜造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焉紂好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也匹夫之徒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音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至此又有奚爲於門之說所以警而激之者甚矣

由也升堂二句要見夫子取子路意重升堂上未入於室輕帶說由之學已升了堂特未入於室也堂室字只借以形容正大之域精微之奥要之亦從正之門門字生來升堂是得

門而入者矣豈是在門墻則麾之者乎〇夫子此語門人聞之必將曰子路升堂矣可敬也子路聞之必將曰吾未入室也可憂也蓋責人主於恕恕故掩瑕而納污自責主於嚴嚴故求全而責備然則其告門人者亦以告子路也歟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子張子夏之過不及就所學說資質是上一層過者固是賢智之太過不及者却非愚不肖之不及亦要說得相當子夏是何等人也道以中庸為至不及固不是中過亦不是中猶夫不及者也〇過猶不及是汎論其理末總以師之過猶商之不及繳〇二子聞此一箇便要俯而就一箇便要勉而及則皆可進於中道矣

季氏富於周公章

季氏雖貧冉子亦不必爲之求富况又富過周公乃爲之聚斂而益添其富是以深可惡也○問富者不止周公不曰季氏富於他人而曰富於周公何也曰季氏是魯之卿魯是周公之國只就魯事說耳

鼓以號衆攻求是聲揚其罪使衆共知之攻求之意重在要他改過不是徒攻而已可也者正謂其可以改過也○冉子之爲人如此乃聖廟從祀却在十哲併短喪之宰予亦在其中殊不知十哲以從陳蔡而記程子所謂俗論也可以之定祀典乎哉

新皇帝釐於祀典釐正二字幸爾脫漏議禮者倘及於此合將二子置在廡下以有若補皆位亦可也其餘若許衡仕元之當黜白沙子陽明子之當從祀者愚亦另有議矣故以之俟聖人而不惑

柴也愚章

凡人病痛多不自知亦有自知病痛者又多護短只恁做去便流於惡此變化氣質所以為學者之先務也○愚者知識不足執一而不變通魯與愚不同是有知識者但知得遲鈍辟者少誠實若有了誠實習於容止亦無害喭者容貌詞氣之粗鄙夫子是提醒四子意要他各知其偏而克治之克治之功一到則為明敏而不終於愚魯為誠樸而不終於辟喭矣

子曰回也其庶乎章

回也其庶乎是幾與道為一了屢空又是就中提出一件來說蓋只為他貧故又云此若是他富雖不屢空亦不害其為庶乎○屢空不是安貧即其貧以見其能安也若不安貧別去

營求治生亦不至于屢空○舊說以屢空爲虛中受道始於何晏亦似有理但恐聖人之言不如是之僻而晦且空虛而云屢是猶有不空之時其不空也亦與庸人等而不受道其何以爲顏子哉賜不受命而貨殖是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億則屢中又是他才識之明處亦可以進於道也○貨財聚殖與屢空反億則屢中重才識上屢字亦有不中之時但其中者多耳○問子貢之富以能生財顏子之貧以不求富然則貧富不係於命了如何又惟子貢不受命曰顏子之貧命也若去求富便是不安命乎貢之命未必富也然却能生財雖是致了富亦於義有妨故云不受命且世間事若一切硬以人爲做去人定勝天豈全無可得者哉然人品則從此分矣究竟利害

亦自不同學者是以要審所尚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子張是問善人之所以爲善人夫子言善人雖不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不踐迹者以其質之美固善人之所以爲善人不入室者以其未之學又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也〇問善人之未學者不知將何所學世儒謂未探討探討恐難入聖人之室曰學是學求至善不爲不善則所爲亦皆善了但求之事迹無事則又無學了須是常虛常明無動靜無人我此意常存久而純熟自然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纔是學纔能入聖人之室矣

子曰論篤是與章

論篤焉字要看别樣的言論都易得辨惟存論徒篤實的真真切切像箇君子卻是難辨也我若因而與他爲君子然不知他真是能言能行之君子乎抑是行不逮言之色莊者乎須着許辨一下○色字所該者廣一語一默也是色○論篤不可以取人然則欲定人物之權衡者亦惟在行與事而已矣詳見首卷

子路問聞斯行章

子路問聞斯行諸是疑其爲可而未妥冉有問聞斯行諸是疑其爲不可而不敢删詞雖同而意卻不同夫子之答亦不得不異○有父兄在不是徒要稟命亦是要他知所取裁意子路豈不要他行行其所必能而不待於教者冉有豈不要他稟命稟命其所必能而亦不待於教者也○二問未必同

時公西華因其答異而疑之故又問不有此問亦無以見夫子造就之妙○兼人與上退字就資質力量說退者不及乎中而進之使無不及兼人者太過乎中而退之使無太過不得中行而與之夫子所以惓惓於弟子者惟欲得中行與之而已矣

子畏於匡顏淵後章

顏淵後是偶然相失在後及匡人圍解顏子追至夫子語之曰吾在圍時恐汝赴鬬而死顏子曰子雖見圍尚在也回何敢赴鬬而死○吾以汝為死與子在回何敢死都就在圍時說若解了圍後顏子定不死夫子亦不憂其無故而死矣○子在回何敢死者死非難處死為難可以死者一死便足以塞責苟以無死者一生便足以成功守死善道聖門之正家

原是如此○問夫子若不在時顏子赴鬬而死將置顏路於何地曰事勢到此只看得死此與父母在不許友死之意別死不可許友而師則不可以友例也况顏子於夫子又非他人之師弟可得而比者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季子然問由求夫子不是要把二子說壞乃抑季氏之意彼季氏不過一大夫由求不過一陪臣也子然以大臣爲問想他家庭之間必有無君之謀以季氏可竊然而爲君由求可相從而爲大臣也僭竊之狀已露於大臣二字故夫子抑其問而又云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折伏奸雄之心打破話頭之燄則見之矣夫子所謂大臣是以大臣之道論不必有大臣之位者凡爲

小官亦當如此蓋大臣若不稱職亦不足爲大臣小官能盡其職或德浮於位亦可謂之大臣也○道莫大於仁義大臣以道事君是以仁義致其君以仁義而治天下此是他幼學壯行的本領外此都無計較所計較者只是去就耳○大臣之道全在治心學問中得來無一毫私欲之累者纔能如此若平日欠治心的工夫便只知以富强利君以爵祿利己而已小人哉二子既是具臣乎然以爲必從季氏之所欲者夫子恐他脅二子以不義故又云大臣之道二子雖不能盡然君臣之義則講之已熟設有弑父與君之事必不從而爲之也此二語奪季氏闚之膽落矣

季子然要假由求以誇人也便說他失大臣之道及子然要

資由求以助己也使許他有人臣之節一答問之頃而有變
化不窮之妙寓箴之說可汲綱常之危可狀奚非聖人而所謂若是乎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

禮曰成人有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將宰成遂爲衰子羔
本是箇好人子路纔舉他但質美而未學夫子所以曰賊夫
人之子賊者旣妨於治己又妨於治人其害恐不小也○子
路當對夫子云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
此言之何學之有夫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
深乎不學而使爲宰是以子羔爲南山之竹而不欲其入人
之深矣○夫子說子羔未學固不止於未讀書然讀書亦學
之一事子路說事神治民即所以爲學而不必於讀書亦是

一段理但他使子羔宰費時心裏原無此意只因夫子責他臨時杜撰來抵當正是禦人以口給者故夫子惡其佞而亦不以其說爲妄也○子皮亦嘗使尹何爲宰子產云必未知可否况猶未操刀而使割其傷實多又云美錦而使學者製其爲美益多矣子皮云微子吾不知也子爲國吾爲家今而後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夫子之惡子路屬於子産而子路不知請謝又輸子皮一着矣○趙閱道亦嘗折王介甫云皐夔稷契所讀何書亦是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意但彼是根心的議論此是口給的佞人也可同日而語哉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

夫子先教四子盡言還未知其底蘊後乃知教他言志以觀

以字即毋吾以以字爾之不敢盡言者以吾一日長乎爾也毋以吾長而拘之有言亦須盡也蓋爾平居之志曰吾已有可用者特人不吾知也然或有人知爾則豈可託之于空言必欲見之于行事不知爾以何者而應用也爾其盡言哉

子路率爾而對節

子路長於三子固宜先對然他氣質粗躁不知道理無往不在言動都不可苟乃一承夫子之問便率爾而對記者於此處着箇率爾於曾點處着箇鏗爾正見得氣象之不同○千乘之國已是大國又云攝乎大國者兩雄夾立如三分鼎峙一般攝乎大國之間動多掣肘而時被侵害加之以師旅則調發又不勝其煩困之以饑饉則糧餉又有所不給時勢之

難爲莫甚於此由也爲之必有政以養民之欲必有教以作民之忠比及三年考績時便可使民有戰勝攻取之勇且又知尊君親上之義大國不足畏而多難不足平矣〇子路不但氣象豪邁流從於言亦多疏而不足於雍容且自恃能人之所難能亦有誇意人才豈思其不讓而可哂矣

求爾何如節

冉求云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雖爲哂子路而謙虗其小然他的才調亦不過如此求也爲之是有開其源節其流之政事故比及三年財不可勝用而可以足民也禮樂就化民須君子是身備禮樂之道者故能以禮樂而化民求何敢以君子自任惟俟之君子而已矣

赤爾何如節

赤云非曰能之、是因求以禮樂爲君子也、然禮樂無處無之不可斯須去身者、赤何獨於宗廟會同而學之、蓋宗廟是諸侯祭祖考、會同是諸侯朝天子、赤爲諸侯之事、故特於此學禮樂也、學了禮樂、則所以化民者舉而措之矣○三子要爲邦、乃是說諸侯有委之以邦國者、不是自己爲諸侯也、若要自己爲諸侯、則當時諸侯皆封建而世襲、豈人人所得爲者、亦終是妄想矣

點爾何如節

記者叙曾點舍瑟之事、不是閑語、正見他氣象從容處、夫子在上、且當三子陳志時、點却鼓起瑟來、已有飄然之趣、及看

他的志更覺飄然無累直有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故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點是見得道理無往不在故動靜之際不似子路之率爾亦不似求赤之過遜且其志又只在日用之常不待宗廟會同處處是禮樂的學問不待民足兵强處處是春風的事業此是見得道理廣大高明雖不離日用之常而實出乎尋常萬萬者○時獨云暮春此會想是春暮童冠云五六六七是不拘數之多少浴沂風雩詠歸是偕童冠為之推之而四時之景物天下之山水童冠之多於此者亦何莫而不然耶○三子是有意必者點則無意必矣三子是器也點則不器矣充之便與聖人一樣夫子深許之者以此而已矣○須知夫子與點不是與他能樂盖

點之志雖不說爲邦而却不止於爲邦禾爲邦時時與人吟風弄月若鳳凰之翔於千仞爲邦時則使人老安少懷若泰和元氣在宇宙之間夫子安得而不深許也若說許他不志於爲邦則先何以有知爾之問後何以又許三子之爲邦爭後儒不識聖人與點的宗旨乃至好高談虛遺落世事若魏晉之以風流相命而卒致神州陸沉之禍者其又名教之假人也哉

三子者出　至求

點以夫子獨許從的志而於子路則哂於求赤則又默默必居有個意蘊是以獨退後而請問○禮字該得廣禮即是理子路率爾而對既無溫良的氣象是不知動靜之間亦理之所在者又以才智自多畧無渾厚的意思是不知爲國只有

箇自然之理也〇夫爲國者若知得箇自然之理不任才智而事事以理處之則悖與庸禮命德討罪天下之事一一以貫之而無難要區區兵荒之國何足當事耶子路却不知此夫子是以哂之然此意亦不要明說出只鶻突云由之言不讓以故哂他惟夫子說得鶻突故點不悟而以直任爲邦者爲不讓乃有惟求非邦唯赤非邦之問意以由不讓爲邦而哂矣彼求與赤亦是要爲邦者則亦是不讓也何又不見哂歟求赤非邦之問固以他亦要爲邦不見哂但亦不可說出點只微微問夫子亦只以爲邦答之而不告以不哂之故也〇赤也爲之小二句緣赤說箇願爲小相故借來說言以赤之優於禮樂而願爲諸侯小相則孰有更優於禮而爲赤之大

者乎此如後世作文鍛字之法耳非眞有小相大相也晦庵子說無能出其右得其旨矣○先將與點者進三子也使他有眼空天下的見識此時又與三子者進點也使他有脚踏實地的工夫因人而裁成神哉夫子之教也夫子其果太造乎樹弟子亦何幸而在其造化中也樂矣哉

顏淵第十二篇

顏淵問仁節

顏子是問仁道夫子亦是直把仁道告他傳心之要正在乎此其餘答問仁者都是爲仁的方法惟顏子纔可告以仁的全體故直指之曰心體便是仁心原來只是箇禮無己也氣拘物蔽纔有己克了拘蔽完全是箇禮便是心體便是仁道

○克字在心上初起念時用工一念回頭萬火自降若待念頭發出後方克晚矣○一日克己復禮不是一日便能到此由其平日積累功深故一日而功自成也天下歸仁晦庵子解作效時文且依他說仁是人心所同然先天下而得之天下未有不歸心者然既說了功效後說為仁由己者何蓋此等功效孰不以為難而有藉於人却不知為仁是由己而不由人者功由己而盡效亦由己而致也可諉之於難乎

愚意仁道是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己乃對人之稱不是己私之說己即我也無我之謂克己克己復禮之謂仁一日克己復禮天地萬物便都歸於我之一體非天下歸仁而何以此觀之為仁只由我自己一克復之天地萬物盡了却為不

是由人而難爲者也由己之己即克己之己若說克己之己是己私則由己之己亦是己私矣而可爲仁乎

天地是我身的統體萬物是我身的百體何人非己何己非人人所以不仁者只緣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己之未克故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何曾只知有己吾明道子定性書引易云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象山子云吾兩目散日月之光吾四體動四氣之和天地萬爲一體而不知有己者正此之謂也天下歸仁決不可作效學問之病大忌正助仁者先難而後獲夫子已明說破了況在顏子又何必以效款他陽明子云聖賢只是爲己之學重工夫不重效驗全得仁體天下就歸於吾仁乃天下爲度天下一家之意即天地

萬物一體之謂也天下皆與其仁亦在其中但所重不在此耳

顏淵曰請問其目節

顏子合下就曉得克己復禮了故只問克復的條目非禮即是己此非禮亦不要說得甚只心上初起念時界容有些不是處便是非禮便須克盡此是盡精微的工夫非顏子不足以語此○先說視者目為賊首也勿視勿聽豈是要閉目塞耳勿言勿動豈是要鉗口縛身只是心裏不着一些色相不為一毫己私所累視其所當視聽其所當聽言其所當言行其所當行渾身通是箇禮心體便完完全全仁道便在是矣

問以克己作無我於仁最親切矣但非禮勿視聽言動說不去此四者如何是無我而天地萬物一體乎曰視聽言動吾

人與天下相接只此四者而已四者非禮便是有我之私非禮勿視聽其視聽者以天下之公也非禮勿言動其言動者以天下之公也此正是大公而無我天地萬物都爲一體矣不謂之仁而[illegible]○問晦菴子云克己復禮還是爲仁的方法不是直指仁道故其論仁之語連篇不盡而且繫之以圖看來亦似有理若以無我爲仁恐只認得仁的大氣象不知仁之實却在於何也且以己對人說恐直待接人時方下得克己工夫自家獨居不與人接時工夫便無可下處亦不免踈潤之疑矣曰晦菴尊信者程子也仁者以天地萬物同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以天地萬物爲己而不以己爲己即克己復禮爲仁之意也此非程子語乎仁之實不在

此而又在何也未接人之時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不言而信不動而敬亦是克己的工夫如何說無下手而疎濶之甚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說微便可以該顯說顯亦可以該微聖人之教易簡而理得自是如此豈若後儒之瑣綴而不免於支離者耶○顏子請事斯語正是於吾言無所不悅心不違仁而庶乎其予者也譬之僊家火候已到只將靈丹一點便成黃金矣妙哉

仲弓問仁章

敬恕不是兩箇道理主敬行恕亦不是兩箇工夫主敬者保養此心之天理行恕者發揮此心之天理總是一箇理言一箇工夫卽以出門使民說出門使民與人相接便有所施了此時心之所存者天理不敢有忽略人的意思而施之於人者

亦天理不敢以己心所不欲的事加如此便是合一之學○此
門使民只以之爲例出門是以近該遠使民是以下該上○
問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刑是人所不欲者有罪之人亦可不
施刑否曰恕字要兼忠字說忠是盡己盡己而推之爲恕己
心盡了不是欲殺人人亦自知得有罪當刑亦不是強所欲
也今人不理會恕只沒去爲恕以此多姑息之害○敬恕節即
是在邦在家無怨怨亦有個是非無怨是無那是的怨若怨
而非的有亦不妨○陽明子曰邦家無怨是我自家不怨天
不尤人之意家邦無怨於我亦在其中但所重者不在此病
痛已說在天下歸仁處矣○請事斯語是要以敬恕自盡以
無怨自考也在貧如客而使臣如借舊非不錄而怨怒不遷

仲弓其果能請事者哉

敬恕以爲仁四勿以爲仁仁道盡此兩章我

肅皇帝敬一有箴四箴有註深仁厚澤四十餘年可謂盡仁也

已而且頒之學校以廣仁道之傳爲士子者亦曰請事斯語

則顏子仲弓天下將濟濟然矣所以致隆萬年仁壽之治者亦有人哉

司馬牛問仁章

司馬牛多言而躁病源在心不存夫子不直以存心教之乃云訒言者要使他易於體認之邇言之既訒心亦使收攝得住但此處莫說出故牛疑其不足以盡仁〇言語只看當否言之而當雖千萬言猶恨其寡言之不當雖一兩言已覺其多牛之多言定是不當仁者亦不是寡言的人雖多而當亦

是訒如便便言唯謹爾是也○司馬温公云鐘鼓扣之然後鳴鏗訇鏜鞳人不以爲異若不扣自鳴人便以爲妖扣之而不鳴則亦爲廢鐘鼓矣不當言而言者妖也當言不言者廢也仁者之言則是鏗訇鏜鞳而聲滿天地者矣

爲之難不是力行難之難言得無訒亦不是慮行不顧言也此難字是其難其慎之意心存於事不敢苟且去爲又敢苟且去言乎人只一箇心一難便齊難了旣難於行事便難於言語愚見有樸捷直行事的人把言語輕發了○訒言雖若不足以盡仁然言之訒者以其爲之難而爲之難者以其心之存仁者心之理也謂訒言不足以盡仁亦將謂存心不足以盡仁乎○此理每得於燕閒静一之中從容不迫之際多言

而躁躁字正是學者之大忌何可以語仁夫子說爲之難言之訒者亦是就眼前收拾這躁人耳若要得躁人爲仁須是康節于教人林下二十年使塵慮消散胸中湛然無一事可爲也吁難矣哉

司馬牛問君子章

君子內省不疚蓋緣平日所爲渾是道義無一些愧於心故省之不疚夫何憂何懼正是集義所生浩然之氣塞於天地之間縱有可憂懼者亦以義自安而不憂不懼○不憂懼是自然如此不是勉強排遣以從內省不疚求也夫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不可及者正此之謂矣不謂之君子可乎

司馬牛憂章

牛有兄弟魋與子頎子車是也魋要殺宋公欲夫子牛憂其

爲亂而將死故云無兄弟○須得之是汎說平日所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不重死生富貴只重天命二字見得牛無兄弟亦是天命惟當安之而已不必憂也下文又告以脩己而不失人便自有許多兄弟亦無可憂矣○天命是一氣的天即命之所自出命即天之所賦於人者以之分爲互文耳君子敬而無失以下是子夏自己說的持己以敬重在無失與人以恭重在有禮○敬最不可有失有失亦難乎爲敬了程子云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脩改脩而爲敬亦難乎其爲敬矣○恭最不可無禮無禮以節文之不及便致人之怒太過便又爲識者鄙何以得人愛敬故必恭而有禮

然後人愛之敬之矣○天地大父母民皆吾同胞四海本是兄弟也吾儕人只還他一個兄弟之理海内有不以兄弟應我者乎三代而下變微矣晦庵子以子夏此語爲不得已之詞又引胡氏意圓語滯之病則是民果非吾同胞者哉

子張問明章

子張務外好高問明之意可知夫子教以人情物理上明得就是明了又知其意在遠故教以即此就是遠了不必更遠求也蓋天地之間情狀無限聖人生知亦只是知此理便了若要六合之外纖芥之内去討個明便不是聖賢的實學只要在可明處求明而已吾心本自靈明撇去了物欲人情物理一一知得不被人欺就是明了遠了其有不必知處亦自

不消費心何必更遠求乎○浸潤者其來緩膚受者其來急
緩則人不暇覺急則人不暇譖一箇要譖一箇要覺○遠宗
卽明字之義明則遠不明則是蔽於近矣○明雖君子之所
貴然亦不可太過易之明夷曰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蓋用
明之過則傷於察太察則盡事而無含宏之度君子不極其
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所以爲明
也若自任其明無所不察則已不勝其忿疾而無寬厚之德
人亦懼疑不安而失涖衆之道是反爲不明也已矣○老泉
子曰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不能入一室夜固
無用此區區小明也人有恒言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
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人也而天下所以兢兢然

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噫知日月雷霆者可以用其唬矣比喻亦好

子貢問政章

食以養民兵以衛民爲政者須制田里薄稅斂以足食比什伍嚴練習以治兵足字就已足了說民信之矣承足食足兵來謂至此而民有以全其信非至此而方施信於民也蓋信是民生一日不可無者教民以信亦是不可一日緩者豈有直待兵食足後而方施信於民之理乎

足食足兵民信以處常說政之經也必不得已而去以處變說政之權也○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如寇敵交侵饑饉薦至欲留兵仗信以守城須令民出粟來供然民間又缺乏足食不足了不令民出粟給兵使民足食然兵又闕食

而困餓是兵不足了○二者不能皆全不得不去其可去兵者民間食若稍足吾倡忠義以激之則人人皆與為守雖無兵而守亦固矣○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如倡忠義以激人人雖與之為守然城中之食已盡欲得食須棄信棄城然信却不可棄了欲得信保城又須得食然食却不可得了二者不能兼全又不得不去其可去食者是雖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如張巡許遠之守睢陽是矣○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是說信不可去之意無信不立者民自不立也民不立國亦不立了蓋有信則相守以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而臣棄其君子棄其父矣何以為國哉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章

文猶句重文字質固重也而文亦猶質之重質猶句重質字文固重也而質亦猶文之重虎豹比君子犬羊比小人此二句亦是見文不可去之意○易之損曰二簋可用享亦尚質之說也聖人恐人以此爲文當盡去乃曰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蓋文之與質相須而不可闕者尊卑有其序非物采亦無以別禮讓存於内待威儀然後可行一簋用享者有時不當其時而用之非也損剛益柔者有時不當其時而損益之亦非也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然後爲無弊矣○峩冠博帶者人見而敬之乘駕唱騶者人望而避之敝冠囚首者人則不讓席矣敝車徐行者人則不讓路矣文其可盡去哉

哀公問於有若章

哀公時稅法亦喚作徹但徹是十分取一當時却十分取二名徹實不徹也盍徹之對有若是要公行徹之實蓋實在行徹法君雖不足而百姓足百姓既足又自有以供君誰與以不足也實在不行徹法君雖足而百姓不足百姓不足又將起而奪君誰與君以足也與字猶詒字要說得活纔見君民之一體○君民一體有若是得之於夫子者夫子嘗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爲體[illegible]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此一體之說也又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亦一體之說也爲君者不一體之念而剜肉以醫瘡愚矣○天下事有益之而損損之而益者再實之木根必有傷拙藏之家後必有殃此益之而損者也百姓足君孰與不

足非損之而益者乎○問當時二猶不足以其稅歸三家也恐雖行徹亦無補於公家之不足曰徹法實在能行則自一夫百畝而上士大夫卿各有差等以至君十卿祿之制皆舉之矣何患乎三家而亦何患乎用之不足耶○稅既薄了又須節用若不節用只旋旋取民富來供我亦難此云盡徹乎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是足國之綱領也大學云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是足國之條目也萬世王道的眞傳享有天下的妙訣其盡於此哉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忠信義即是德主之徙之即是崇之主忠信以立乎義之體徙義以達乎忠信之用只是一箇理一箇工夫○愛惡就

人看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造化生死之權豈在我乎蓋之中虛用其心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其人是則不明之甚者也○此問辨惑却只告以惑之事不告以辨之方者知得如此是惑即便不如此便是騎驢覓驢矣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章

人倫是政事之根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須以其人存則其政舉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來參看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人亡政息縱欲正人亦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也政何由立乎故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君君臣臣是君便成箇君臣便成箇臣父父子子是父便成箇父子便成箇子要其所以成者則在各

盡其道耶○君臣父子雖要各盡其道然亦有箇大綱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君君則臣臣父父則子子綱舉而目自張矣○春秋書齊陽生入於齊齊陳乞弑其君荼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信如景公之言哉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章

片言不是半句言半句言豈能折獄乃是略說幾句而言尚未畢也○夫子只取子路片言可以折獄未說出他所以如此之故弟子因記之云子路無宿諾見得他所以片言折獄者以其忠信明決也惟忠信故人不忍欺惟明決故人不敢欺而片言可以折獄耶○諾而必行是忠信行而無宿是明決該得廣而無宿諾只是其中一事雖是其中一事而忠信

明决之全處亦可見矣

子曰聽訟吾猶人章

夫子不以聽訟爲難只以無訟爲貴使民無訟者不是禁民去爲訟潛消黙奪若或使之而自無訟之可聽也○使字正好理會民所以有訟者以德禮之化未至耳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正是使之〻之道有耻且格更有甚訟獄乎○此章合上章看子路是聽訟的夫子是無訟的一則治其末一則治其本○易之訟曰君子以作事謀始蓋絶訟端於事之始訟便無由而生曹劉共飯地分於七筯之間蘇史臧宗禍起於咲談之頃謀始之誨可謂深切著明矣訟者愼之哉

子張問政章

居之是以所行者存之心行之是以所居者措之事無倦者始終如一重在終一邊以忠者表裏如一重在裏一邊總是一箇誠誠者無妄即忠也誠者不息即無倦也此是政之常道不止爲子張少誠實說○人情多易倦然倦者亦由不忠來若是行之以忠不要其成決不已居之如何肯倦忠者盡心也東萊子云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愛百姓如妻子御群吏如奴僕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爲盡心盡之爲忠也而居之又肯倦乎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章

君子小人不平重君子上小人只帶說君子所好者善故已有是善而亦欲人之趨於善小人所好者惡故已有是惡而

亦欲人之濟其惡君子視人之美猶已之美從而誘掖之又從而獎勸之惟欲其美之成也視人之惡猶已之病從而救正之救正之不可又從而哀矜之惟恐其惡之成也小人見人之惡幸其與已同也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勸成之見人之善嫉其與已異也非徒願其美之不成又從而詆毀之君子小人之相反也如此

季康子問政章

康子意在正人夫子意在正已政者正也是解政字之義政所以正人也此句應說子帥以正孰敢不正纔就已身上說正人之本正人必先正已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故子帥以正人自不敢不正矣書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

惟爾之中其此之謂乎

季康子患盜章

康子患盜之多欲夫子患上之先欲上者下之倡苟子之不欲則民皆以不欲為美雖賞之為盜亦不為賞之不竊是甚言其不為也豈有賞民為盜之理○易之大畜曰豶豕之牙吉蓋億兆之衆君大夫欲以一人制之雖嚴刑密法亦决不能勝惟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彼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殺日施豈能勝之而止其盜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要脩其政教而不恃刑威使之有農桑之業使之有廉恥之風民皆各安其業各耻其辱而自不為盜矣夫不制其盗而制其盜之源猶不制豕之牙而制其勢豕自

不能爲害聖人之善所盗也如此○盗有二有封疆之盗有朝廷之盗此所謂盗封疆而非朝廷也敵動撓牛之膚牛必皷耳以揮之鼷鼠食牛之角牛則不知其痛封疆之盗敵動也君大夫知患之而弭之朝廷之盗鼷鼠也則不知患而失所以弭之之策鼠將食及心髓而牛斃矣可不戒哉

季康子問政章

子欲善欲字如欲仁得仁之欲子欲善是子有道也而民善則民亦有道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空說草上之風必偃纔說明批的意思○順風而呼者聲不加疾而聞之者衆登丘而招者臂不加長而見之者遠君子要化小人極容易惜乎其不爲耳○康子要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夫子要化

惡人亦皆為善人詩曰誰謂荼毒康子之謂也堇荼如飴夫子之謂乎

子張問士　至非達也節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者謂必何如而後可以達也是問所以達之故不是問達之名義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說不可用出來子張還未知此

夫子因子張是務外的人便知他發問之意故詰之曰爾所謂達者不知以何而謂之達也此是以達之名義問子張

達者務實聞者務名誠偽大不同○陽明子曰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即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即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耶

夫達也者節

此條解達之義質是樸實而不華㸔直是鯁介而不偏此質
直固好但亦有直情徑行行得不合宜處故又要好義察言
觀色而慮以下人是一串事察人的言觀人的色猶恐所行
之義未盡協人意而念念要下於人不敢自是如此等人質
之義理而順通之人心而安何處不行必達（徧順利故曰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夫聞也者節

此條解聞之義質直好義者行不與仁違色莊以取仁而行
却違之者便不質直好義了察言觀色慮以下人者猶自疑
而不信以仁自居而不疑者便不觀察下人了此等人欺世
盜名人多行譽之者故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然譽之者亦
是常人君子則如見其肺肝矣

達者實大而名自弘是聞與達兩得之也聞者無實而名亦不名是聞與達兩失之也得失了然若此為士者別何苦求聞而不求達哉

樊遲從遊於舞雩章

崇德脩慝辯惑都是心上工夫理得於心之謂德惡匿於心之謂慝心有所蔽之謂惑崇德是全其心之所本有也脩慝辨惑是去其心之所本無也○先事者以崇德為要德之崇便是得了也為其事者必有其功若求為而先計之或方為而遽圖之則心不專一了以有利而為必以無利而怠德何能崇惟先其事後其得則心一而不分功有常而無間德便自此崇矣○脩慝工夫只是識獲然猶求此匿在心裏就此下工夫不使其潛滋暗長是為攻其惡若別人之惡則於己無

干者何必攻之令人開口便議論人之甚至謗毀人之不知此處己自陷於惡了己有惡時却置之不問開得人說又護短强辨一任做去以至於惡積而不可掩惟哉○一朝之忿是暫時的忿非不共戴天之讐終身之忿也何便忘其身以及其親此亦不必到利害處爲親之累只稍損名譽便已辱其親了千鈞之弩爲鼷鼠而發機以小忿害大倫全不知倫大小輕重者非惑歟

樊遲問仁二節

樊遲問仁智之體夫子告以用者體用一原能得用時亦可得其体也

樊遲未達是以愛人者無一而不愛知人者却又有擇而不濫愛欲爲仁便妨智爲智便妨仁難以並行而不悖也○仁者之愛豈是不分善惡一一而舉用之智者之知豈是於不

用者全無一些矜愛遲也未達偏矣

直枉以人說此直字所指者太如下皐陶伊尹等人舉直錯枉是擇之而舉錯也枉者因激厲而爲直是亦吾之舉錯有以使之也夫舉直錯枉者智也能使枉者直仁也知人之中而有愛人之化仁智何曾相悖乎但此處且莫明以上句爲智下句爲仁若分貼明白則遲不應又云見夫子而問智矣

樊遲退二節

遲以舉直錯枉爲智又未達能使枉者直爲仁之理故舍仁不說只云見夫子而問智子夏知得夫子所包之廣不止於言智者亦是就能使枉者直知之耳

舜湯所舉者多皐陶伊尹乃其尤者也舉皐陶伊尹是舉直

而錯枉也非知人之智乎不仁者遠是能使枉者直也非愛人之仁乎兩言之中而仁智之理皆包藏矣富哉但講子夏之意不要直說破仁字方是

子貢問友章

交友之道告非難忠告為難道非難善道為難忠告非難忠告而又善道為難忠告者盡這點誠心以告之善道者心平氣和從容婉轉以道之此是爲交友之仁不可則止無自辱焉若是全交友之義○問不可則止不可的人恐不宜與之友曰不可是不可復言非不可友也如程子與司馬溫公論學多有不信處亦是不可也若云不可友的人則忠告善道不施之於彼矣又何待不聽而後止乎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以文會友句是工夫輔仁句是主意夫學者學爲仁而已爲仁之外更有何學文是仁之散見者君子以其散見者與友講習而行之無非以友輔成此仁而已博文是何爲要到約禮處也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若把道明德進分作兩意豈是學有兩樣耶○晦庵子曰師友之功只能導之於始正之於終若中間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人徐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爲孰矣○虎坡子友說云古之合交也難今之合交也易古之全交也易今之全交也難是何古今之相戾也蓋其合之難故其全之易也其合之易故其全之難也古之交者易曰三人

[illegible]則損一人詩曰人汝印否印須我友謂合之難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謂全之易也今之交者投刺一訪即劇談而盡歡倒屣一迎即款語而移日何其合之易也然厚于貌而携于心繁于文而寡于信令終之全者難矣大抵全交之難其敝有六曰妄交曰私交曰僞交曰勢交曰賄交曰俠交妄交者越石父之所慙也私交者晏平仲之所譏也僞交者左丘明之所恥也勢交者翟廷尉之所辭也賄交者孟孫茂之所拒也俠交者公孫弘之所辟也六者之敝滋而君子之交鮮矣故徇其所易則以爲無能强其所難則以爲好異好名者不稱之延譽則以爲摧華而沒善諧俗者責之以學古則以爲迂緩而不情規其所失者

則艴然而不從諷其所短者則愀然而不樂聞有物議而入告之則以為造謗見有私昵而使遠之則以為欲分指摘其文者則以為忌善出示其美者則以為求勝窮滯而望之以踈醫則託于避嫌患難而望之以救援則委于不利有作其前者則惡相掩而欲毀其盛有襲其後者則嫌逼己而務遏其光或因事而致忤或反德而為怨入室操戈墮井下石何者而不為恥嗚呼其受也兄弟不能先其惡也寇讐不能甚其恩也終身不能畢其歡其怨也一日不能堪其忿此龐涓所以抱馬陵之恨而陳餘所以有泜水之悲也要其所旨皆緣于六蔽焉耳然則今之交友者而欲幾乎古人全交之道不亦難哉

子路第十三篇

子路問政章

政事只是教養先勞是教和並舉孝弟忠信之類以身而先行之巡行勸課之類以身而親勞之所苦皆是不便於己的事易得倦况子路是勇者又易得倦故夫子於其請益而以無倦告之也○問勇者既善於有為如何又易得倦曰善於有為只是箇意氣程子云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須要無所喜無所厭只平平常常幹得去纔是無倦是為可久可大的事業是為蕩蕩平平的王道○子路嘗為政於蒲夫子過之三曰善哉由也子貢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善可得聞乎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而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

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以此觀之子路亦善爲政者矣

仲弓爲季氏宰節

政事之興廢刑法之寬猛人才之通塞皆係於宰故夫子以此告仲弓○有司是宰以下的官凡事先責命有司如財賦先司庾軍旅先司兵祭祀先司祝訟獄先士師之類過是失誤已所哀矜過之小者尤不足校故赦之賢才是士庶中的賢才舉之者或用爲有司或薦升諸公也○先有司不是好逸爲治自有其體而衆聽易於成功也赦小過不是姑息豈法不可不嚴而行法不容不恕也舉賢才不是植黨爲政在

於得人而蔽賢甚爲不祥也知斯三者則知所以治天下矣豈特爲宰而已乎

曰焉知賢才節

仲弓以先有司赦小過此事一人能得賢才則一人不能盡知而舉之夫子教以此雖不能盡知賢才然未必一無所知也爾但舉其所知至爾所不知知而人各知之者皆各舉之亦不患不能盡舉矣只重在用心公上不必作感召說○仲弓是要賢才之舉盡從己出却不知天下之事皆我之事天下人之能皆我之能事不必盡從己爲能不必盡從己出若要盡從己出則徒爾勞瘁且亦不足矣夫子先說箇先有司已是此意仲弓悟不到故又說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人之知卽己之知人之舉卽己之舉人之功卽己之功人己渾忘此正

是以天下爲度以萬物爲一體者心體何等坦夷氣象何等寬大只如此天下何愁不平治耶○歷觀前古願治之君未有不以舉賢爲事者賢才亦未有隱沒而不見知者蓋以人君之勢心之所向天下爭從而奉之該若珍禽奇寶之屬雖遐方絕域深山大海之所有者亦無不可致也況以此心而好賢又何山林巖穴之幽海濱方外之遠賢才有不見知而盡舉者乎○古之舉賢者以道德行藝爲賢才舉之之法舊典可考而知也今之爲法者不然太學可以粟而納官爵可以金而買此固不問其賢不賢矣至於所謂賢才者有中式之選有應制之選反覆激狀者再三亦能以爲舉賢才矣然不過文字之虛而非踐履之實一日之長而非平生之行也

舉之者亦將賴其為有用而彼則以為吾之爵祿虛文便足以要之矣又何暇恩舉之者之意為如何耶仕路不淸而治不逮古者以此然文字之科又亦難變矣莫若別立一科稍倣古制而參以時宜選之於族里稽之於有司而又特委人以默察之如果道德行藝之備也果用之恩禮盡在文字等科之上則人人皆知所勸而眞賢眞才者出矣四三王六五帝之治不有可立而待者乎○我

高皇帝嘗令各府州縣等官訪求德行著名之人里隣先為保擧有司再驗言貌書判方許進呈若不行公同精選者坐以重罪則德行一科曾與文字科並行矣且此令即與初定大比之制同歲而頒則二科並重之意尤曉然矣後來者竟以

此介置之高閣得無恐終南爲仕塗之捷徑耶噫有一於此
請以重罪案則其誰敢犯也哉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衛輒無父夫子必不仕之不仕固無義仕於輒尤無義子路
無所取裁不能適義自以爲可仕而仕之是時夫子居衛意
以爲亦將仕之也故云衛君待子而爲政○必也正名乎夫子
分明不與輒非惟見衛之名不正亦以見巳之仕衛不成非
但答子路奚先之問亦以示不肯仕衛之意矣

子路曰有是二節
君子於不知者闕如子路於不知者却率爾而對野人而不君子矣

名不正二節

凡事順天理則名正言順若拂逆天理則非理稱呼開口便有礙說不去了既說不去如何行得去○言即是所稱之名名不正言不順是一氣事事不成至無所措手足承言不順疊疊說去則字是轉去文法不可把言與事等平看此章末所以獨說無所苟於其言也○事不成是不成箇事體若說幹不成便不消更說礼樂不興○禮是理樂是和事不成者顛倒乖戾禮樂何由而興既失其理而不和賞刑便無一中節獨云刑罰者賞過則濫利及小人刑過則淫禍及君子則民不知趨避而無所措手足矣

故君子名之節

故字承上文來名不正之禍如此故君子必先正名名之二

句詞平而意不平言之句就承名之句來君子欲名之者必其可言而後名既可言之必可行之也夫可行由於可言是以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行字即上文事字意可行即是循倫常成事躰意○不曰於名無所苟而曰於言無所苟者言即是名之言而又是行之基也要以言行相形說故曰不苟於其言耳○言無所苟重正名上正應前必也正名乎○問夫子因仕衛不成若仕時要正名分先儒以爲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何如陽明子曰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爲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夫子既肯與輒爲政必是他已傾心委國而聽夫子盛德至誠必有感化他處使知無父之不可爲人他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

父前瞶當此時亦豈不感動底豫[illegible]瞶既遂輒乃致国請戮

瞶已見化於子又有夫子至誠調和其間亦必不肯[illegible]仍以

命輒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為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請於天

子告於方伯而必欲致国於父瞶與群臣百姓亦皆表輒悔

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必欲得輒而為君輒不得

已乃如後世上皇故事尊瞶為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

位焉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為政於天下矣

樊遲請學稼章

樊遲請學稼圃是時夫子教之學夫子兩云吾不如雖不顯

闢之已婉拒之了○如字莫作似字還作不如說終見拒之

之意○問大舜伊尹皆嘗躬耕畎畝為稼圃之事夫子何以

拒樊遲曰聖賢遇此時便為此事亦不是專心致志以此為嘗而無遠大之圖者學遊聖人之門所學何事也○乃惓惓以稼圃為嘗則是局於此而不能遠大矣病痛在一學字夫子所以拒答而且鄙之曰小人哉

稼圃是小人之事禮義信是大人之事小人所能者有限大人所濟者無窮○上好禮自處以敬故民亦敬之上好義事皆可以服人故民亦服之上好信情已孚於民故民亦用其情俱是以類而應者也○好字不止心裏好自念慮之微以至施為之著自獨處之地以至涖衆之際莫不是此三者纔謂之好○四方之民至必曰襁負其子者見得無大無小皆至也民而皆至自有為之稼圃者上之人非惟不屑為而亦

不用為矣○問樊遲是布衣之士夫子何教以四方歸之之道也曰四方之志男子生來便已如此故平章協和的事業雖是有能有不能而克明峻德的本領則無堯舜無孔顏一也夫子所以教遲者亦惟欲其於禮義信好之學之焉耳能是三者則四方之歸雖不可必而在我已是箇天下為度的大人矣人已一体体用一原聖賢合一之學自是如此孟子亦云士尚志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其此之謂哉

子曰誦詩三百章

詩本人情該物理紀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而其為詞尤婉正得体不剛不柔善誦詩者必能識人情物理取其得而盛者戒其失而衰者以達之於政也使者以君命獨對於

人太柔則為人懦太剛則為國禍非得詩人命詞之体者亦不能善為詞也當時列國往來多尚詞命故併指此為誦詩之驗○問道理都在吾心為政專對的道理豈在三百篇上夫子何以云誦詩而後能為此曰譬之處家者吾心的道理是家裏的錢穀道理記在經書是錢穀的記籍不体驗於心身只以口耳記誦經書者撇弃記籍而不務守錢穀者也心身上會体驗而不正之於經書者空守着錢穀而不查記數之籍者也○知此則知夫子雅言詩書執禮之意而吾人內外交養之學在是矣

子曰其身正章

此主教人說教人者不在令而在身令雖亦不可無要以身為之本詩云率履不越遂視既發身正而不令之謂也以身

敎者從以言敎者訟亦理勢之自然耳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兄弟多相似魯衛本是兄弟之國以今日觀之其政亦是兄
弟也○二國政相似禍亦相似哀公孫於邾而死於越出公
奔於宋而亦死於越眞兄弟哉

子謂衛公子荊章

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又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公子荊
却甞居室夫子所以稱他○三有字是室中所有始有少有
富有者財用有簡基本自然以漸生得來公子荊別無經營
也○三苟字可見其常不自侈三矣字又見其常知足處矣
者止於此而不欲過望之詞○人有欲速盡美之病者便節

節生事多必累心從自壞心性不免墮於汚下之派即公子荆此意使兒淡然寡欲淡而不厭可與入德的人矣子以之爲善亦不止爲居室說○齊豹之亂荆爲靈公驂乘豹射公中荆之背公遂得免荆之善亦不止居室矣季札謂之君子宜哉

子適衛冉有僕章

此章論王道之全庶矣哉只有感於衛民旣庶何加曰富之旣富何加曰教之是因衛民而汎論者庶而又富則民生以厚而其庶可保此帝王作君之道也富而又教則民德以正而其富可守此帝王作師之道也○愚意富之易教之難富之者養民之生教之者養民之心養民之生者得一廉能之吏足以辦之而有餘養民之心者非得聖賢之師雖日教之

而無蓋聖賢之教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凡所以教之者莫非理義以養其心也故學者有成材而用者有實效後世之教則不然矣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養之實學者挾策而相與遊戲其間不過以干名利為事至于究學問之本原則倀倀乎莫知所以用心者其規為動息舉無異於凡民而又有甚焉者矣嗚呼此何足以為教教之而亦何益哉悲故以為富之易教之難也

子曰苟有用我章

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可是撥亂為治而綱紀振立也三年有成則治定功成而王道大備矣○夫子嘗由司寇攝相事三月而魯大治齊人歸侵田沈猶不飲羊慎潰徙越境牛馬不

豫價羔豚不加飾男女別於塗耕者讓其畔四方客至者如歸袞衣章甫之誦不待朞月而作矣可以朞月成以三年其亦夫子之自道者乎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章

善人為邦百年是祖父子孫之善相繼而為政者勝殘去殺直待於百年百年之久亦只可如此猶未到化成地位者蓋善人質美而未學不能如聖人化民成俗之妙故必百年後可以如此誠哉是言者以此之故而斷其是也○康節子曰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於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噫安得百年之善人而勝殘去殺也此高惠文景之外所以若晨星之落落也歟

子曰如有王者章

王者受天命而為天子語意是泛說其本意則思周室盛時之治也不可謂是想易姓而興之王者仁是主王者教化浹洽於人心說所謂薰蒸透徹融液周遍無處不然無人不然者也雖是就天下人見得却主上人說○必世後仁人皆以王道為遲也然三代而上未有厭其遲者歷數月而後得帛蠶婦不厭其遲也歷一歲而後得粟農夫亦不厭其遲也見倚市門者得帛於一咲之頃則蠶婦不勝其遲矣見坐賈區者得粟於一日之間則農夫不勝其遲矣功利之習與變詐之風淟競以立談而收富强之效則王道不勝其遲而可厭矣殊不思天下所以有倖而得帛者以蠶婦陰為之織也天下所以有倖而得粟者以農夫陰為之耕也如使天下盡厭

農蚕而廢之則雖有巧術何從而取粟帛皆將死於凍餒矣彼倖焉而收功利者亦王者之遺澤陰有以扶持之也向若王者皆效後世之欲速以爭旦暮之利則大經大法消鑠無遺人之類滅久矣雖有欲速之心亦何所用耶然則後世所厭以為遲者乃其所恃以生者也而可廢哉東萊于此論最好

子曰苟正其身章

此從政兼君臣說從政是正人也正身以正人人其有不正者乎

冉子退朝章

大夫之室亦曰朝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內朝子將庀季氏之家政是也○冉有所議實是國政不是家事其對夫子亦是實對夫子亦知是國政乃佯

為不知者而曰此必季氏之家事總與你家臣議於私室若
是國政便當與同列議於公朝而不在公朝而我不得以與
聞則必非國政矣此正曉冉有使知國政不可議於私室之
意○政事字亦通用別之而以國為政家為事大為政小為
事者不必泥○古者大夫雖致仕若有大政亦與之共謀雖
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者以此○議於私室者多是陰謀詭詐
若列公朝恐為公論所屈而不敢發且或幾事不密而害成
也夫子此處不特攻冉有狥私之罪亦是折季氏不臣之心
為綱常計為社稷計也遠矣哉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章

邦之興是福福便可樂邦之喪是禍禍便可憂為君雖是君

之憂也而可以興邦憂其禍者終有福之樂矣言莫違是君之樂也而可以喪邦樂其福者終有禍之憂矣是故君子寧先憂而後樂○為君二句重為君難如知為君之難必有勉為其所難庶幾可以興邦如其善二句不重善重不善而莫之違以其為喪邦說耳○土地之廣毋曰邦之富也臣民之衆毋曰邦之强也苟得其道則其富其强者適足以為興邦之資苟失其道則其富其强者不足以挽喪邦之勢得失之際豈在多乎一邦以一人興以一人喪一人以一言興以一言喪其如此可不謹哉

葉公問政章

齊君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則又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子貢曰問一也而應之不

問政在異端乎夫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奢乎臺榭淫乎苑囿五官伎樂不解於時一旦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為政殊矣○不以為政之事語葉公是待其能問也近豈偶悅必有所以致其悅者遠豈自來必有所以致其來者夫子已啓其端而葉公不究其說是亦務政之名而不務政之實者也公果好畫龍而不好真龍者耶

子夏為莒父宰章

子夏篤信謹守恐失之近規模卑狹恐失之小無欲速無見小利亦是因病而藥之意○欲速者本欲達而反不能達見

小利者只成得小事而大事却難成亦何益之有也○無欲速唯毅者能之毅則能持久矣無見小利唯弘者能之弘則能成大矣○景帝欲諸侯之速平而吳楚叛文宗欲朋黨之速去而訓注橫太宗見斗米之三錢而功隳於遼左眞宗見弭兵之小利而卒荒於封禪此非欲速見小之明戒也哉

葉公語孔子章

葉公以直言無隱爲直是直之一節夫子以順理無枉爲直是直之全体任其一節者於理或有所害得其全体者於理皆無所枉○吾黨是党類不是鄕党○直只是一箇順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理便何等順心便何等安故曰直在其中矣○爲親者諱理也故證父攘羊者夫子不以之爲直爲尊者

諦理也故君而知禮者夫子不辭其為黨君臣父子之倫非聖人其孰明之然亦不特君臣父子也凡在尊親之屬要皆理之所當諱者也而可以無隱乎○隱而為諱亦事之小者耳若事關社稷之安危則又不可以執一論周公之兄弟石碏之父子是矣彼霍光之夫婦相隱以成天下之大逆者直在其中乎哉

樊遲問仁章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都是管束此心的方法仁者心之理也恭便心存於居處敬便心存於執事忠便心存於與人雖之夷狄不可棄者居處不同而同此恭執事不同而同此敬與人不同而同此忠心無處無時之不存即理無處無時之不得始終常變絕亦不已盡在此矣故謂之仁○凡諸書要

有自得之益如讀居處恭執事敬者便悟得長嘯之非讀節用而愛人者便愧其未能行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者便少了忿怒讀志士不忘在溝壑者便慨然有志讀愛人以德者便不苟唯諾以祈人之悅此等讀書方有益若只假書以媒出身則是竊聖人之僂而踰人牆者矣○看來夷狄不棄不是恐其有所失乃是恐其有所棄亦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体恭敬忠存於此而遺於彼行於中國而乖於夷狄可謂一体萬物者乎夷狄不盡天下之人而在我恭敬忠愛之內縱是萬物一体之仁矣此處正見聖人仁恩之浩蕩與天覆地載一樣彼置夷狄於度外甚者窮兵而不之恤者雖是中國之小康要亦不得為仁也吁可戒哉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章

人之志患在無所不為人之才患在無所能為行已有耻是志有所不為使不辱命是才足以有為才亦不止為使以一而該其餘也○行已有耻似能卓立不辱君命又似華美有根本有文章學問之功不淺矣故以為士之上

孝弟之人却以為士之次者為其止於孝弟而此外無才之可稱僅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也○此不必論其才且稱之者止於宗族止於鄉黨則其孝弟亦可知矣故以為士之次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者大人也必信必果而不能隨事以順理因時以制宜便是小人小人不是細民亦不是惡人只是箇拘泥見不到大處耳然亦甚堅確故亦以為士之次

今之從政者何如是問亦可謂之士否斗筲之人志與才既無足觀言與行亦無足取何足算也而可謂之士哉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中道上行的人有狂者之志而所行却又精密有狷者之守而却又不至於過激不得而與之者不得此人傳之以道也狂者之志進而取法乎上狷者之守不屑為乎不善只就好處說行不掩知未及不重狂者若裁抑其志之過激厲其行之不及狷者若裁抑其守之過激厲其知之不及便皆可進而為中道之傳矣○狂狷雖是夫子並取要之狷還不及狂學者寧為狂不為狷此夫子在陳之嘆所以尤屬意於狂也狂者展拓得開明道子一見謝顯道便云此秀才展拓得開

下稍可望亦此意也歟

子曰南人有言章

此章引南人之言又引易之恒辭總是見人不可以無恒○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此人連巫醫上夫子善之之意不止此巫醫且不可作更有甚大事可作得○恒字左從立心右從一日乃立心如一日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子於此既云不占而已矣於易又云無所容也夫至無所容其身則其為戒益切矣然易又云浚恒凶振恒凶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豈又以恒為不可而與此戾耶蓋恒貴得中故云君子以立不易方是立於大中常久之道而不變易其方所也若浚恒則是在下而以深入為常者也振恒則是在上而以速

勤為常者也恒其德貞則又是以順從於人而為常者也皆非大中常久之道矣凶哉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和與同相似而實不同故别之云君子是和不是同小人是同不是和○君子與人亦有不合處而無謂之和者和是於理無乖戾君子所不合者亦是循理而無乖戾之心不害其為和也如富韓范公在帝前議論有不同或至於失色而和氣却不失者是矣○小人與人只同那勢利之所在心下却不知有多少乖戾處忿爭之氣只伺隙而便動故謂之不和也如王呂章曾輩同惡相濟而其隙無所不至者是矣○問和而不同既是君子易之同人何以又云利君子貞曰和同二

字只爭箇公私和是公中之同同是私處之和此同字是私的同同人於宗者吝矣同人同字是公的同同人於野者亨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章

子貢俱就善人間善者必為人所好鄉人皆好之可為善乎夫子曰未可也然則鄉人皆惡之可為善乎夫子曰未可也蓋一鄉之人有善有惡善者好之而惡者亦好之恐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亦惡之恐其有詭異之行故皆未可決其善也不如只看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善善惡各從其類善者好之為其類於己也不善者惡之為其與己不類也見好於善者則必無詭異之行見惡於不善者則必無苟合之行此其為善人纔可決矣○不善者惡之亦是

答子貢如此說不是必要不善者惡之而後為善也　如明道

子矯偽者獻其誠暴慢者獻其恭小人之畏避者皆以之為

君子則雖不善者亦何嘗惡之耶○陽明子曰可欲之謂善

人之秉彝好是懿德凡見惡於人者必其在己猶未盡善也

瑞鳳祥麟人爭快覩虎狼蛇蝎見者持挺及而向之夫虎狼

蛇蝎未必有害人之心而人必惡之者為其有虎狼蛇蝎之

形耳今之見惡於人者雖其自取未必盡惡也無亦在外苟猶有惡之形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章

事字對使字看上說使之則為之使者便事之了及其字是

轉語難說與易事反君子悅不以道而不悅似若求全責備

者然及其使人也則又器之不求全而責備易悅與難事反

小人悅不以道而亦悅似不求全責備者然及其使人也則又求全而責備矣○君子所悅者道義不徒悅人人悅己故說不以道使不悅我

文皇帝因群臣稱賀貴州山谷中有聲連呼萬歲者三諭之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君子之所為也此誠悅不以道而不悅者矣○君子之器使人亦是萬物一体之意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苟可以共成吾事便了何必責備也故隨材而用之如舜用五臣五臣各一其職舜未嘗責其兼為而五臣亦不以己之未兼者為耻此其事功所以為不可及也歟○小人忌人勝己所以直要責備然全人不多得人有一善便當取之如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皆是小責備也責之不備豈惟養吾之德亦且與

人為善矣○君子責己之意甚嚴而待人之意甚寬小人待己之意甚疎而責人之意甚密君子愛惜人材故使人㲀之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蔑視人材故使人求備而卒至無人之可用天下之治亂社稷之興亡都係于此也可不辨哉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章

泰無心驕有心泰從道德生來驕從勢利生來君子氣象從容似乎驕者然卻是盛德之形容泰也非驕也小人氣象舒徐似乎泰者然卻是氣盈志滿而矜誇無人驕也非泰也都在氣象上說其迹同其實則不同矣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剛是強勁而不屈毅是堅忍而不息木是質樸而不浮訥是

遲鈍而不使隨在有一件更近仁不必說一人兼備四者也○剛毅者不累於欲木訥者少從欲與理相勝欲之分數少便去仁之理不遠○近仁不是不用工夫亦可爲仁有此好根基正須實下求仁工夫方能全得仁若無此根基卽須善變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爲近可下工夫也○變化氣質是學者得力處急者矯之以緩輕者矯之以重隘者矯之以寬險者矯之以平暴者矯之以和危者矯之以細詐者矯之以信惰者矯之以勤隨其偏而悉矯之則氣質變矣仁遠乎哉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章

子路好勇過我本不足於中和之氣而無所取裁又不達乎平施之理故夫子既以切切偲偲怡怡教之又教以兄弟朋

友之別○切切者意思懇到偲偲者言語詳勉怡怡者一團和氣如也二字總三者說總是士的氣象行行如也者視此爲何如也○三者固不要混施亦不要泥著朋友也有怡怡之時豈一於切偲者恐不免以數而疏兄弟也有切偲之時豈一於怡怡者恐不免以恩而養○士之所處豈止兄弟朋友乎類而推之凡爲義屬者皆處之以切偲凡爲恩屬者皆處之以怡怡斯可謂之士矣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章

善人教民本不爲卽戎然教之旣久則亦可以卽戎也○教民是教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七年云者古之教士七年謂之小成教民雖不如教士之詳而七年亦教成之

期也民之心志旣習於親上死長之義耳目又習於金鼓車旗身又習於甲冑手足又習於弓矢干戈坐作擊刺之節故可從戎而戰矣○亦可者僅可之詞也七作亦僅可耳未七作者可乎

子曰以不教民戰章

自古國家寇亂不免戰伐備禦無時可徹國非碁奕人非牛羊不教而棄是何心也是故教之以七年遣之以采薇勞之以杕杜乃古人之所以用兵也如是而後足以盡上之仁如是而後足以全下之命如是而後足以享國長久故采薇之遣戍也不諱其死亡傷害而但憫其行道之饑渴雨雪之苦卒則其不至於喪師殺人也可知矣杕杜之勞還歷叙其女心之傷悲但以其夫道路之勞日月之淹耳倘其隣里鄉黨有

哭死弔傷陳衣設祭之家則杕杜之詩亦何敢歌也十人而
亡其二三焉之上者已有愧矣況肝腦大半而塗地則以禹
湯文武周公之心豈能一日而安於天地之間耶此王霸之
分義利理欲仁不仁之殊皆判於此仁則行一不義殺一無
罪而得天下者不爲不仁則一日殺千萬人而不以爲慘仁
則視民如傷愛之如子不得已而後用必不敗而後舉不仁
則牛羊用之草芥待之驅天下有父有母有妻有子之人以
逞一人之豪氣濟一家之私欲仁則天下爲家不惟不欲殺
己之人亦不欲殺敵之人不仁則糜爛其民而復驅其所愛
子弟以殉之至於讀書爲儒若韓魏公尹師魯者亦有用兵
當置勝敗於度外之說好水之敗五路之兵全軍皆沒父兄

妻子持故衣紙錢號於馬首使周公處此當何如其慚怍耶而賢如魏公亦但一時掩泣而已未聞其以爲終身之愧恨也悲夫悲夫眞儒之學古人之心詎復知之耶讀書在前而論兵至以殺人喪師爲常事是可爲不仁之甚矣是謂棄之禍何時而已哉

憲問第十四篇

憲問恥章

原憲是狷介的人知邦無道穀想知得恥而邦有道穀則未必知恥也故夫子兼舉以教之云有道不能有爲而但食祿與無道不能獨善而但食祿是皆可恥也須要自其有守而充之以有爲纔可以無恥矣

克伐怨欲不行章

憲是虛問不曾問自己夫子亦是虛答克伐怨欲不行者不免有此心特強制而不行少卻撿點不到又不覺發露出來焉得遽許之仁也○人只要道理上看得透那許多人欲不待強制而自去若是實見得大的道理要去求勝他人做甚麼要去矜誇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霧解氷消無些痕迹矣○舊說要到仁的地位有兩箇法子一是漸積消磨一是勇猛决去平時莊敬涵養是漸積消磨法也臨時省察克治是勇猛决去法也此說亦好

子曰士而懷居章

此士字只爲負士之名者不是好士居字亦不止居室凡百所

豪傑都是懷居不足以爲士者管子所謂從懷如流民之下也士君子如此乎○蔣庵子有一說雖不是此處意思亦說得好士君子要爲聖賢豈是塊然守定在此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關門獨坐的聖賢也須如僧家行腳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纔見得這道理周備萃百物而後知化工之神閱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道理自是如此試看孔孟如何若戀戀在故土關門獨坐便休恐亦成箇聖賢不得故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章

邦有道正君子得盡言行之時若不危言危行便有負於時

了故凡有關於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者須悉心言之行之而直盡其力也○危字不是好高使氣理當爲而人不能爲吾當盡而人不能盡者故見其危孫字亦不是委靡喪氣渾涵而不至於盡露從容而不過於激烈故謂之遜○行無時而變者立身之常法也言有時而遜者保身之權宜也君子而至於保身豈盛時之氣象哉有邦者亦可寒心矣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章

此爲觀人之言勇而發言勇俱是好的但一是有德者之言一則未必其有德一是仁者之勇一則未必其有仁若徒以言而信其德徒以勇而信其仁幾何不以小人爲君子也○有德必有言者天理最有節者心中蘊藉得天理吐露所及

須皆文章仁必有勇者天理最高明最剛健心中全得天理自見義必為而毀譽利害一切不顧矣○仁字較德字更深德只有所得仁乃得之純者據德依仁之說可證言亦只說在口勇便見之躬行矣○花之千葉者無實有言者似之鳥之奮擊者不仁有勇者似之種花者與其牡丹也寧棗德雖微棠也畜鳥者與其鷹鸇也寧雞仁雖微雞也噫見下深仁厚德者乎

南宮适問於孔子章

羿奡云善射盪舟是見其有權力禹稷云躬稼是見其無權力禹未躬稼然平水土者亦以為稼穡之地稷未有天下然武王有天下時尊為配天之始祖是亦有天下也○夫子不答雖因适以羿奡比當時權力之人以禹稷比己而難於答然

亦因适之問是實說的似問非問可以答可以無答者若問羿奡何以不得其死禹稷何以得有天下則夫子亦安得全無一語答之乎○君子以心說尚德以心說其實君子所以爲君子者惟在於尚德也喜之之意深故不覺美之之詞再耳○适以父命師事夫子且得兄子之妻而爲尚德之君子眞不負父師之教者况以三家而有此正權力中之德行小人中之君子矣渭以涇而益清粹以疏而益精夫子之深爽也有以哉

子曰君子而不仁章

君子小人雖是乘說然玩其語意似爲小人之假仁者發君子而不仁者有之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是偶然之一失小人則未有偶然而得者甚心病狂之人縱要假仁以欺世

誠信之乎○君子於此亦要知得密存養之功纔能全體而不息不仁者有矣可乎哉

子曰愛之能勿勞章

此节以勞爲愛以誨爲忠不是說愛人者又須勞之忠人者又須誨之也世人但知愛之爲愛而不知勞之爲愛愛而不勞亦不成箇愛了但知忠之爲忠而不知誨之爲忠忠而不誨亦不成箇忠了何者勞之之事雖難受然勞於前者逸於後其爲愛也深矣誨之之言雖難從然逆於耳者利於行其爲忠也大矣○東萊子曰人有愛其子者高堂素養足跡未嘗及門而鄉父之子則使其犯風雨冒霜雪以從師取友於數千里外顛頓之苦路人不堪而竊議其爲不慈及觀其終一

則頑鈍無知家不能保乃其足跡未嘗及門者也一則知類通達爲世名儒乃其巔頂數千里者也爲人父者將使其子無知爲愛耶抑使其子有成爲愛耶○諭君之道使其君畏吾之言不若使其君信吾之言使其君信吾之言不若使其君樂吾之言戒之以禍者使君之畏也愉之以理者使君之信也悟之以心者使君之樂也禍罔可使之畏然遇驕慢而不畏者則吾之說窮矣理罔可使之信然遇昏惰而不信者則吾之說窮矣惟夫悟之以心者以吾心之真樂而易君心之所樂則君之心將釋然而自悟怡然而自得天下無以尚之而太平之業反手矣諭君而至此忠耶不忠耶○此條看來亦不止說君臣父子凡百愛人忠人者都是勞之誨之也

夫子之意或者所包亦廣歟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章

當時以辭命為尚講信脩睦以此解怨息爭以此四鄰以此厚薄其情疑邪以此作止其惡鄭國為一辭命而四子各盡其所長宜乎應對諸侯鮮有敗事也○草創是起藁然未必合於舊典合於義理故又揣討其舊典而以義理論斷之是為討論然討論亦未必無過不及故又脩其過而飾其不及是為脩飾然雖脩飾而文采或未足故又加以文采而辭氣充足義理允當是為潤色○世叔討論裨諶不以為嫌子産潤色子羽不以為羞亦可見四子公心體國物我無間之度夫子取之正要為人臣者每事皆若此不特辭命一事也○

鄭國是子產執政謀諶世叔子羽俱是子產擇能而使之者他不過一潤色之耳叔向云子產有辭諸侯賴之可見主之者子產矣相臣之賢否真箇是人才之進退事功之成敗所關皆可不重哉

或問子產章 [illegible]

子產為政多嚴蓋用嚴以濟寬而卒歸於愛者故夫子曰惠人及卒又為之出涕而曰古之遺愛也○此惠字就好處說與其養民也惠意同孟子云惠而不知為政記云能食民而不能教另是一意不可以彼掩此

彼哉彼哉之之詞彼者外之之詞兩云彼哉外之之甚也○當時有兩子西鄭駟夏楚公子申而云駟夏無大可稱者然公子申亦有何大可稱耶

人也猶俗云是個人取之之詞猶人之有以與人人無不怨者猶之而至於貧尤無不怨者桓公奪伯氏駢邑三百戶以與管仲伯氏飯蔬食無怨言無怨而且終其身蓋以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足以當此封而深服其心故也○荀子云三百之貴賤長小秩秩焉莫不從桓公而敬管氏者然則怨言之無豈止伯氏之一人耶

管子子西子產即聖人之品第觀之子產優也管子次之子西其下者矣

子曰貧而無怨難章

貧而無怨不特人情難處勢亦難須要於此處磨煉絕無一毫不平之意脚根立定了他日出而有爲寵辱利害便不足以累心規模自別作用亦自作然若貧時怨心稍萌不惟累

德而喪氣象亦多。至於處富貴之地則又失其本心信如張敬夫之說矣○富而無驕不止外面不驕傲須是不萌驕心始得然此之貧而無怨者人情事勢却易雖是易亦不可忽若其難者則尤在所當勉也此皆從學問中來真見得此理無加無損則貧賤富貴自不足入其念矣有甚驕與怨乎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章

孟公綽本是大夫而曰為趙魏老則優者見其不優於大夫也且是魯大夫不曰不可為魯大夫而曰不可為滕薛大夫者不欲顯斥之也○孟公綽是廉靜寡欲而短於才的人惟其廉靜寡欲故優於趙魏老惟其短於才故不可以為大夫此雖為公綽說亦是為當時用人不當惜也○往行伐魯比鄰

公綽曰杼將有大志不在將我必速歸魯求無患若是以之
爲老且能坐觀其成矣○凡論人要先其所長後其所短如
此處不先說公綽短且先覓他的長而帶說箇短處甚思極
溫厚而人之短長亦自不容掩此箇法子最好彼淺薄之徒
謊謊然議人之短而沒人之長者亦獨何哉○用人要當其
才靈公無道之君也使視鮀治宗廟仲叔圉治賓客王孫賈
治軍旅故得保于不亡而夫子稱之假饒夫子爲國亦必不
使求與兵而由與容何者求也與兵必汎于怯由也與容必
傷于遡二子雖皆能枉其才而用之乎以此觀之用當其
才雖亡國之大夫亦可與國存用枉其才雖聖門之高弟亦
難與爲理今之人不賢者不賢于由求不肖者不不肖于祝賈

過其所長而因以為賢過其所短而因以為不肖用舍皆失所援皆謂非以公綽而為滕薛大夫者哉

子路問成人節

天命於人者只有一箇知智廉勇藝皆性中之所有而禮樂則性之中和也若無此四者已自喪失其性有四者而不文以禮樂則所性之理缺陥於不中不和者多矣故必悉有衆善而後性之大節始完然此亦自條分縷析者言之耳若舉其要則一養心便了養得心體純全自是體無不具用無不周可智可廉可勇可藝有禮有樂而盡性之能事畢矣夫子以此告子路緣他氣質多要兼人故以兼人之事成就之真若化工之隨物而付形者矣○文字當節字和字看四子的

智廉勇藝猶有過不及處須是節之以禮裁其過益其不及而歸之於中正中正了猶或有勉强不和順處又須和之以樂勿忘勿助涵泳從容以進於不思不勉之地亦可稱雖不可便謂之聖人亦可成其為人也嗟嗟人而到此亦但可謂之成耳未到此者是不成箇人矣可乎哉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節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謂不必智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也見利句是義見危句是忠平生之言節久要者久要不忘是信此成人又不及上文的成人但斷趨利避害反覆不常的人看則亦略略成箇人矣○思意此條還當作子路說乃其所自負也若作夫子說則何必然句是貶道夠人矣且此皆子

路所已能者夫子方進他以全人之學肯又奬其所已能者而沮其上進之志乎○思義固無可讓了授命也須留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乎生之言也須留信不近於義言亦不可復也豈若文之以禮樂者便一了百當哉以此知得不是聖人說話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章

公叔文子想是簡默廉靜的人故時人以不言不笑不取稱之公明賈稱之則又太過而非文子之所及也夫子不直曰不然而曰其然豈其然乎緣是疑之之辭氣象之渾厚亦於此見矣○不言不笑不取雖難而却易一偏之行耳時言樂笑義取雖易而却難時中之行也中庸其至矣乎豈其然乎宜夫子之疑乎哉○文子雖請享靈公史鰌曰子富君貧禍

武仲辭齊：莊公與之田武仲知其將有難辭而不受孔子曰是智之難也夫有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

必及矣又葬升瑕丘遂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死則我欲
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君而不没其實他人之地
而欲樂之於己文子之言笑取舍亦可知矣豈其然乎信哉
予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卑
武仲不敢自立後而求立後於魯不敢在他國求而歸於防
以求之當時皆不以爲要君然夫子竟斷曰不要君吾不信
也○防是武仲之邑臧氏以歷世傳襲據防求後防之人誰不
與齊使魯從其求則已不從則稱兵相向後可立也不濟則
又以防望救於他國彼亦可立也魯君慮及於此不得不爲
之立後矣非要君而何○武仲要君同有不臣之罪魯從其
要亦有不君之恥正是下陵而上替矣唐藩鎮邀節鉞與此

一樣此所以卒移唐祚也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桓文都是三王之罪人然桓却稍優於文所謂彼善於此也文公亦有正處譎多正少故謂之譎而不正桓公亦有譎處正多譎少故謂之正而不譎○桓公召陵之師只聲楚不供王祭之罪而伐之文公城濮之師却先侵曹衛以致楚又許復二國以攜楚又拘子玉之使以激楚又避三舍以誘楚一正一譎見矣召陵之師屈完來盟而卽退城濮之師不至於大敗楚而不已一正一譎又見矣且桓公圖之三十年而後服楚於召陵盟會亦三十餘年而後會於葵丘文公却城濮之役會於溫盟於踐土執曹衛之君而復之皆在一年之內一

正一謫尤見矣謫正就行事上說若其心術則同是不正者也五尺童子且羞之羞稱而又何見稱於夫子哉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子路疑管仲未仁就心術上說夫子就事功上說故許其仁○管仲是可以無死者子糾弟小白兄立君以長齊當爾之誰也若名正言順可死而不死便是亂臣賊子後來雖有功業夫子亦不取他○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不稱子者明糾之不宜立也書齊小白入於齊繫小白於齊者明小白之宜有齊也知小白與糾之宜不宜則知管仲之死可不可矣○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者仍大合諸侯以大義諸侯不敢不率從也能合諸侯以安天下也如存邢衛及各況又不以兵車則是不

費民財不傷民命而利澤之及人者更多矣故曰如其仁如其仁○管仲之仁亦桓公之仁也平公輩問叔向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衣之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曰管仲善斷割隰朋善煎熬賓胥無善齊和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然則管之仁亦桓公之仁也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章

子貢疑管仲非仁不在不能死重在又相之以其人心事儘為不仁也夫子亦只就又相之說管仲相桓公為諸侯之長將諸侯糾合來尊周室攘夷狄以一匡天下只到了会不少

髮左衽者皆管仲之賜也向非管仲則被髮左衽而爲夷狄矣此其又相之功業爲何如者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自經於溝瀆以死無功業及人而人莫之知者乎○夫子只爲二子疑管仲不仁故告之如此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必另有說話○問夫子若處管仲之時其作爲又如何曰想是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雖有夷狄亦不得還至中原○惇庵子云聖人御禦夷狄之道其本不在威强而在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夷狄之禍後世亦不能免只此數語便可無事奈何然肯處吾之後見耶

公叔文子之臣章

公叔文子之臣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大夫字是後人添上的

僎升諸公爲大夫以文子之薦也○文子將自家臣子薦諸公朝平時事己者一旦爲己同列此事最難若非有克己的學問視國猶家視人猶己者不能如此○文子卒其子請謚君曰昔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謚貞惠文子此文子謚文之故也不是爲薦僎之故可以爲文者夫子因他又有此一事故云莫論文子別事之可處只此一事亦可以爲文而不愧其謚矣○順理成章爲文理當薦賢而薦之便是順理成章不是錫民爵位之說錫民爵位曰文是馬遷附會此處勤學好問曰文是附會孔文子處都不是周公謚

夫子所引衣以見公之賢明任公子荊年[illegible]林國悅處是大夫[illegible]衞之鄉有王曰而符其人亦以用全我丘宗祀

法之舊○程子曰天地生一世人自是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所以不能大治也若文子者得數人在朝廷則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天下之才可盡用矣又何天下之不大治哉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章

人君用人要舍其所短取其所長衛之三人各有短處亦各有長處靈公取其所長而又用之各當亦得馳使之道者能容得人治是以往來無失禮而不啟釁於鄰國軍旅得人治是以緩急有所備而敵國不敢以侵陵宗廟得人治是以鬼神無怨恫而國祚亦有所維持三者國之大事也而得人若此故雖無道亦不至于喪

夫子說靈公無道卻又取其用人其所用之人又皆平日所不與者而亦不沒其才可見聖人至公之心天地之量矣

子曰其言之不怍章

人有必爲之志者必不敢有易之之心不敢有易之之心必不至於大言不慙若大言不慙的人便有易之之心既有易之之心則爲之也必不力矣其何以踐此大言乎

陳成子弑簡公章

陳恒弑君始而告於哀公哀公不敢自專是討賊之義不行於君也繼而告於三子三子以爲不可是討賊之義又不行於臣也夫子之志窮矣○告而先沐浴者以此爲重欲積誠感君之意○哀公曰告夫三子緣兵柄在三子手中然合當

自否三子命之乃使夫子往告則是可否之權決於三子了夫魯之三家即齊之陳氏亦決不欲討者夫子但以君命之重不得已一往備禮數一下之從也而三子則果不可矣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一是告了公出來說的一是三子不可了當面說的瀰有欝之之意吾已致仕然嘗從大夫之後亦不敢不告也況正為君大夫者乎○問齊强魯弱哀公與三子若從夫子之請去討陳恒恐亦未必能勝曰夫子只要聲罪致討扶綱常明倫理於天下便是利害一切不恤假饒討賊而敗亦為榮也況理直氣壯又未必至於敗乎且夫子亦不是要哀公一國去討請公告於天子命方伯連帥共討之也以天下之兵討亂臣之賊特發蒙振落耳豈有不勝之理哉

子路問事君章

子路強不知以爲知勿欺固所不足者又不能以道事君犯亦所不足者故夫子告以勿欺而犯之勿欺犯之兩平說不是一正一反意能勿欺而不能犯者尚有回互處能犯之而不能勿欺者尚有矯誣處故要勿欺又要犯之勿欺則犯之者不爲沽直犯之則勿欺者不爲苟容矣○欺字不要看得粗只略有些不盡心處便是欺了如事之言者已是却有些忌諱而不盡言之盡者已是却憂之過而不當其實亦欺也事之爲者已是却有些倦意而不盡爲之盡者已是却又不是無所爲而爲亦欺也須要除了此等就是盡心而勿欺矣○犯字尤不要看得粗若看得粗便以暴揚君過爲犯

自負爲忠直而不知其大不忠○蓋臣之事君如子事父承顔順志者子之常禮有過而諫亦是犯也然柔聲下氣不忍暴揚父過其犯爲何如臣之犯君正當如此若必暴揚君過以爲犯○則在我欲爲龍逢比干○而使君爲桀紂之君心恐安乎○且人同此心我有過而人暴揚之○非聖賢不能不怒暴揚君過何怪君之怒我而有竄逐殺身之禍○且至言路塞壅蔽成○而亡國之禍亦自我起也○此豈犯之一字誤之耶○只緣以粗心誤看至此耳○若以聖人的心事看便不同聖人之事君鞠躬如不容屏氣似不息其言似不足者及諫之時拂其所欲爲而責其所難不似以前氣象便是犯了如靈公以戰陳爲問却對以軍旅未之學哀公以民服爲問却對以不服

錯直而舉枉語意總是渾厚氣象終是雍容其犯只如此而已何曾暴揚君過以激君之怒而有殺身之禍且亦不至言路壅蔽成而起亡國之禍矣犯字之所繫重哉〇孟子說陳善閉邪謂之敬犯就是閉邪閉邪只在陳善陳王道以閉桓文之慕陳同樂以閉雪宮之私陳太王公劉以閉貨色之好陳文王武王以閉好勇之病這就是犯了然孔子家法

〇問昏庸的君若不學漢唐宋氣節之士苦口極諫犯他恐未易得醒曰曾見漢唐宋苦口極諫者昏君幾箇得醒來只依孔孟的樣子做去當自有轉移之妙不然則亦末如之何矣天下後世豈無諒我之心者哉

子曰君子上達章

天理本自高明君子循天理故日進高明之地人欲本自汚下小人狥人欲故日究汚下之地○達字有漸積不已之意上達者一日。長進過一日。下達者一日。沉淪過一日。君子之心如高秋清漢星踈月朗飛躍於層巖絶壁之間俯視塵世萬象皆空小人之心如暮夜煙霧黑滓滓地視溷廁為堂室鴆酒為燕樂莫辨甚矣○上達是上等之人下達是下等之人今學者將為上等人乎為下等人乎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章

人只有箇心心是己之心學也者為存己之心而已古之學者為己便是學的本領今之學者為人之名利而學學的本領已失何以學為也○古今之學都一樣只是所以為學者

不同正似是而非者然當時之學尚與古之學一樣漢唐宋以來却又大不同了程子云今之學者有三弊牽於訓詁溺於文辭惑於異端三者之學又大不及當時去古之學者益遠矣○古人大抵簡樸故其學易成今人多是紛華故其學行難立學者知此宜省事以養心薄物以養性擬俗以遂志則無思無為寂然感通之學在我矣不然亦只是今時人物耳誰可於古人中求之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重與之坐上敬主以及使也問字輕矣子何為便是問之之詞○唯聖人能立無過之地使者不曰無過而曰寡過不曰寡過而曰欲寡過不曰欲寡過而又曰

未能眞箇知君子之心而又善於辭令者矣故曰使乎使乎〇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只指得濶凡身之所處皆是位君子身在是心便在是心之所思者不出其身之所處也〇此思字亦是願外之私若性分內事自當然不理會如初學便有志於壯行在一室便欲籌策乎四海中和位育之功經綸參贊之業皆君子分內事也豈容不思耶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

君子耻其言是恐行不得故以爲耻而不敢盡言過其行是行過其言猶云説八分而行十分也〇愚意言而過其行五字連着讀行未及而言過之是言不顧行者可耻孰甚焉故君子耻之如此看纔説得耻字通

子曰君子道者三章

仁智勇不憂不惑不懼原是心之本體只為有私便傷了本體君子之心絕無私意故着絕無私欲累着其純然粹是仁其洞然粹是智其浩然處是勇完完全全是心之本體便不憂不惑不懼○自道是自言也三者而曰無能夫子之自言如此耳若以他人言之則智之盡仁之至不頗勇而孫知者非夫子其孰能之乎

子貢方人章

賢是自治有餘的人賜也有暇力方人或者自治有餘乎若我則汲汲然自治之不足而何暇於方人也此語極警切子貢自視與夫子孰賢而能為其所不暇為乎○明堂清廟梓人之所能為也而自處反無靡乘馬王軒輿人之所能為也

而自出又無卑何者工於理人而拙於自理也見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何者知人則易而自知則難也子貢只務方人則其不自知而不自理也必矣夫子豈是賢他正是打他一般與家喫頓棒者猶悟斬新日月特地乾坤子貢到此悟不悟哉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人不已知其病在人已有不能其病在已君子爲已不爲人故不患彼而患此

子曰不逆詐章

陽明子曰此是因當時人專以逆詐億不信爲心而自陷於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億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

爲人所欺詐故有是說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尊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以是存心則是猜忌險薄之事而只此一念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不逆不億二句緊帶先覺句一連說下只重先覺上逆詐億不信者人未曾詐我我先逆其爲詐未曾不信我我先億其爲不信先覺是人已詐我不信我我便覺得而有以處之也逆億是以意見推之出於有心測度之智也先覺是以義理燭之出于虛心明照之智也故爲賢只是不用智而自爲大智甚不必說到不墮其奸處○詐人者人亦詐之不信人者人亦不信之牛牧于日而鵲乘之者以無異心也虎踞于林而鵲噪之者以蓄異謀也巢燕依棟宇以相親而人不撓之不疑人者亦不爲人所疑也海魚吐黑水以自庇而人因得

之防人者亦卒爲人所防也詐與不信果何益哉

微生畝謂孔子章

世道要人扶持遇變而通全在聖哲若時不可爲而遂不爲便固執了疾固正是夫子之時中處○疾是自疾疾固者疾執一不通之輩也○固者以隱爲高而傷於迫切而不濟佞者以仕爲通遂淪於污賤而可恥聖人豈爲是哉

子曰驥不稱其力章

此以驥喻君子且總首尾見之驥之德是謂良驥有德亦有力然所以見稱於人者則以德而不以力也君子有德亦有才然所以見稱於人者亦以德而不以才也○程子曰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

實者有餘文過質者莫之與長亦是此意

或曰以德報怨章

或人欲以德報怨乃是私意之所為而非天理之正也何以報德夫子不是問之之詞蓋云怨旣以德而報德又何以報之是無所以報德矣夫有怨有德人心之所不能忘而報之各當亦天理之所不能已者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夫子所以教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一視天理之當然而不容以已之私意是雖報怨而亦不害其為厚也若或人之說則以報怨為薄而欲報之以德雖似近於厚者然又以何而報德若只如報怨而已則所以報德

者僅適其平而所以報怨者反厚於德矣且雖君父之讎不亦有時忘之而不報乎此尤悖人心逆天理之甚者也可爲訓者

子曰莫我知也夫章

夫子歎人莫我知不是不平而歎亦是警學者莫求人之知之意○大凡人怨天必其有求於天而不遂者尤人必其有求於人而不遂者夫子無求於天人則何有不遂處所以不怨不尤雖見得天之與我而人之同然者只存此天理故即此而下學之亦即此而上達之是其學之者天也達之者亦天也絕無爲人之意故人莫有知我者知我者其天乎○下學而上達不是由下而上爲循序漸進焉形而下者爲人事形而上者爲天理人事切近處做工夫天理之神妙即從此處

得了如學孝親之事即達了孝之天理學忠君之事即達了忠之天理此下學而上達之類也若說以漸而進待積累多後脫然而有悟纔是上達則其窮理力行日有所得者為何物耶○陽明子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為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者皆上達也上達只在下學裏雖是聖人說得極精微處也都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工夫自然就上達去若要別尋箇上達之妙則誤矣○天字對人字看是蒼蒼之天知我亦不是大略鑒臨之知人心之初本與天心合只為私意隔絕所以遂不相孚學至于上達則與天合　可直是與之相契

一體融通無彼無此矣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此亦不嫌於誇
既說了上達便說到此處亦無害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章

魯爲公室之蠹者莫如季氏夫子爲政於魯大舉要裁其僭而勇於承命以出藏甲墮郈費者子路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是要假此以沮夫子故夫子不爲子路禍福計而有吾道興廢之說○道之四句泛說道之行廢係於命末句總以公伯寮愬子路證命之所在如其將行也寮固不能使之廢如其將廢也其實亦非寮之所能廢矣○聖人惟義之安更不說命此處却說命者只爲警衆賊曉景伯安子路云耳

子曰賢者辟世章

賢者字貫至末辟地辟色辟言俱是賢者與辟世之賢一樣

三其次字非第其人品之優劣也蓋辟世以天下而言辟地以一國而言國比天下次矣辟色者國尚可仕特禮貌衰辟言者禮貌雖未衰而言不合言比色又次矣

子曰作者七人矣

七人俱是賢人天地閉賢人隱矣哀哉

子路宿於石門章

晨門見巳而不見聖人故敢譏之曰是孔氏者乃知時事之不可爲而猶欲爲之者歎桃花不管人間事只咲山人未補衣晨門之謂矣

子擊磬於衛章

荷蕢之意重在譏夫子有心哉擊磬乎只是說夫子不能忘

天下之心不肯罷仍意在非真知其真憂世之心也鄙哉硜硜乎謂其救世之心執一不通而不能適時宜也夫人既莫已知即止了也罷如深則厲淺則揭可也今乃人莫已知而不能已不知深厲淺揭之義豈非硜硜哉豈非鄙哉不必說到諸詞處

果哉是嘆荷蕢忘世之果也末之難言果於忘世無所難也難在世亂可憂不知何以處之耳若決然舍而忘之何難之有

子張曰書云章

書經註諒者梁也闇者倚廬之廬也天子居喪之所也高宗諒陰言高宗居諒陰也○子張之疑是疑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禀命也古之人皆然謂居喪不言古之人皆然也天子諸侯皆是如此也下文君薨云云則所以得三年不言之故也百官總已

既是已職何用擳哉蓋所謂已者是通自己衙門中大小官員大小衆作言也總是總率之意百官各總率其官屬職事以聽於冢宰三年則冢宰為王喉舌而臣下稟命有人萬幾有所裁決矣故嗣君得以三年不言也○嗟夫後世冢宰真若操懿莽溫之徒亦安可托使繼緒之君有所藉口而三年之制至今蔑如誠可悼矣

子曰上好禮章

禮自一身之矩度以至庶政之品節皆是好亦不徒心裡好是自一身以及庶政步步要從禮法行之謂也如此則禮法達而名分定凡事使民民習見禮法之森然各明於分義之當然自然安於服役如處常則趨事赴工處變則從征犯難皆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章

論君子之分量經綸參贊皆其分內然未有出於己之外者故夫子告子路只脩己二字以敬是脩己的方法人之一身全在主宰神明此間不收斂便偷惰放肆無所不爲須是常加檢點閑防令惺惺於中此方是脩己說脩己則安人安百姓都在其中了奈子路問得不置故復以安人安百姓與他說不是此外另有箇安人安百姓事也○天地萬物是吾一體充乎所謂己者兼人與百姓而爲己脩己者兼人與百姓之安而爲脩若未安人安百姓是亦吾性之未盡而吾體之未全也可謂脩己乎但此意未明說出故子路有如斯而已之問子路看來只是不認得箇己耳○脩己以安人脩己以

安百姓不是推己以及人若作推及又是分人己爲二致而脩己以敬之說眞有所未盡了蓋脩己以敬者以之安人亦是脩己以敬也以安百姓亦是脩己以敬也只一箇脩己以敬君子之道便不盡矣○堯舜其猶病諸不是病堯舜只見得脩己以安百姓之難是雖堯舜之聖猶以之爲病也而謂不足以盡君子之道乎○敬字自古說得儘多然都把做閒漫說過及夫子答子路之問其說終重以專漢唐以來諸儒却又不識此意至二程子方拈出這字晦菴子又說得透徹然後知此是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而聖學始終之要彰彰於天下矣○問敬是貫乎動靜者靜時少動時多脩己者恐易得撓亂而難乎其爲敬也晦菴子曰人在世間多是動

未有無事的時節若事到前面自家卻要主靜頑然不應便都心死了。正是以己爲己而不知有人與百姓者如何能安人安百姓須是無事時敬在裏面爲主有事時敬在事上處置我之敬未嘗間斷而安人安百姓者此也又何擾亂之有故程子說學到專一的時節方好專一則有事皆如此矣脩己以敬者知之哉

原壤夷俟章

幼不遜弟長無可述老而不死爲賊此是教原壤以正也又以杖叩其脛若令勿夷俟然是亦教誨之而已○原壤母死夫子嘗助之槨其登木而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者過之矣爲而杖其夷俟之小蓋壤是故人小過而杖交猶不絕母死而歌其罪大矣便當絕交晦庵子云

只得且休正夫子故將無失其爲故之意○夫子之杖教亦多術矣弟子遠來者則荷杖而問之曰子之父不有恙乎則又搏杖而問之曰子之母不有恙乎則又置杖而問之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則又杖步而問之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曰夫子六尺之杖而貴賤之禮親疎之豪皆于此辨教亦多術矣豈特杖一夷俟者而已哉

闕黨童子將命章

老者無禮則爲人之害少者無禮則爲已之害夫子於原壤童子所以都把禮教他記語者以類相從亦以見人無老少皆不可無禮也○孔斑與叔仲會少夫子五十歲夫子每孺子之二子迭侍左右執筆記事所謂童子者疑卽斯人矣○

問夫子之門得入者寡童子既非求益何以使之將命且與先生並居並行是亦妄人也何以有將命之愛曰是未知童子者也童子而妄夫子必不屑之况有將命之愛乎蓋成人之道年長而知欲若亦無幾童子欲至於成人是不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志亦可愛可教若彼其與先生並居而並行是自以為所學之成與先生並故敢若此也豈若妄人輩茫無所得而抗禮先生者乎但長幼之節不循終非求益者夫子所以使之將命欲其循序而漸進耳已學者氣不相下最是病根不可與入道故溫溫恭人為德之基惟謙受益惟虛受人使童子將命者全是消磨其客氣變化其氣質也若少時圭角盡露便無進益客氣日甚一日盡逆道不啻千里矣

所以灑掃應對爲小學之事不止事長習禮其微意在培養

渾厚之本使不令客氣暗長不令氣質暴戾也聖門小學

之教此章亦可見矣

禮部司務　九江　蔡復賞　閲

蕉氏四書講錄下論六卷終